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海軍軍醫林文忠公(則徐)書札手迹
沈 壽 繪 畫 編

林文忠公(則徐)書札手迹

上海出版發行公司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林文忠公(則徐)書札手迹

林則徐撰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林文忠公(則徐)書札手迹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林则徐画像

林文忠公（則徐）書札手迹

目錄

一、書札

致敬輿札五通	一
致商雲札	六
致蓼懷札	七
致郭尚先（蘭石）札	八
致周公眉札	九
致心齋札三通	〇
致陳壽祺（恭甫）札	二
致潘曾瑩（星齋）札二通	三

致潘曾沂（功甫）札	一四
致易甫札二通	一五
致張祥河（詩舲）札	一六
致何其偉（書田）札	一七
致劉建韶（聞石）札九通	一八
致吳文鎔札	二五
致葉申薊（小庚）札	二六
致葉姓親友札	二九
致葉念珊、葉庚孫札	三〇
致沈維鏞（鼎甫）札	三一
致邃翁札	三三
致李星沅（石梧）札六通	三四
致江翊雲札	四〇
致金安清（眉生）札二通	四二
致石溪札	四三
致全慶札	四五

致玉溪札……………四六

致邵懿辰札……………四七

致孫梧江札三通……………四八

致沈葆楨（幼丹）札四通……………五〇

致黃宅中（惺齋）札……………五三

致沈廷楓（丹林）札……………五四

致畢星樓（平山）札五通……………五六

無受信人姓名札七通……………五八

二、手迹

致敬輿札 道光二十年八月九日……………六三

致蓼懷札 道光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七一

致郭尚先札 道光二年三月三日……………七五

致周公眉札 道光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七九

致陳壽祺札 道光八、九年……………八三

致潘曾瑩札 道光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八五

致張祥河札	道光十年八月二十日	八七
致劉建韶札	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九〇
致劉建韶札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	九三
致劉建韶札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九六
致吳文鎔札	道光二十年八月間	九九
致葉申薌札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〇三
致葉姓親友札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一一五
致沈維鑄札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一一七
致篋翁札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一二四
致李星沅札	道光二十三年九月霜降之夜	一二七
致江翊雲札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一三〇
致金安清札	道光二十六年四、五月間	一三六
致全慶札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六日	一四〇
致玉溪札	道光二十六年春	一四四
致邵懿辰札	道光二十七年春	一四八
致沈葆楨札	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六日	一五一

致黃宅中札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	一五四
致沈廷楓札	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十日	一六〇
無受信人姓名札	道光十九年九月十一日	一六四
無受信人姓名札	道光十九、二十年間	一六七

致敬輿札五通

一、嘉慶十九年八月五日

敬輿三兄大人手足：六月間奉答一啓，想先入覽。茲秋仲朔日載捧手緘，情重語長，快同握敘，且荷代寄家言，并拜印油、琴珮之賜，至交愛我，不惟其躬，上述老親，下惠幼子，心感奚能筆盡耶？前者黃俊民侍御條陳優貢與拔貢一同錄用，徐竊希閣下可以北來，而仍爲例議所格，悵惘久之。所示近況，俱悉侍奉清和，卽爲至樂，徐媿不如也。蘭渚師所言，殊非諧語，凡事在乎人爲耳。乘勢待時，亦各有當。如閣下此時能使有大力之居停，首任其重，此外寧不易圖耶？得毋有意乎？新蕃領下髭鬚，或卽懷間印綬之兆也。徐近移寓于虎坊之東，與浙紹鄉祠對宇，鑿鑿戲鼓，終日扑門，而不免有冲途之累。新兼國史館尙未辦過書傳，所勞勞者，只此無謂之應酬，不了之筆墨耳。現就一教書館地，擬到館後清釐積紙，便當辭絕無益之事。藏鄰於七月中旬到都，現寓之地相去較遠，亦未能晨夕聚。王南陔中丞請覲，不識已允否？雪某果否回來，良以爲念。效貢弁南旋，草泐復謝謝，順請近安。附去墨刻四卷，雖非古人書，亦尊意素所許可者。不復裝裱，以便於攜帶也。家言及蒼雨、弁瀛雨書，望飭紀代交爲感，諸惟鑒照。西風感寒，并乞攝衛

以時，不盡纒纒。八月初五日，愚弟林則徐書於都門之虎坊橋東。

二、道光十七年七月下旬

敬輿三兄大人閣下：久別無任馳想，乃頻歲疊拜賜書，慣遲作答，非敢安於踈懶也。始則欲詳言之而不得其暇，因循姑待，以致失時，迨遲之又久而難以自解，則愈積愈多而愈憚於搦管，言之可爲深愧。屢命舟兒稟述，或由蔭士兄信中代爲緩頰，知淵海之量，無不格外原之也。比維持福康綏，起居安適。世兄輩各有所業，雖前倘來官職，黜於垂成，亦惟以許由一瓢視之而已。大世兄造詣，想必精進，闈期將近，閣下聞已脫屣名場，惟盼世兄拔幟蜚鳴，以仰慰大慈期望也。嵩將軍向未謀面，是以托雲亭制府轉爲推轂，但未知將軍何時履任，亦不知制府赴浙閱兵究在何時。竊計將軍外任多年，其昆季亦老封疆，恐舊友尙復不少，倘其署中已無虛席，雲亭制府亦必另籌推轂之方。然如新疆道常公，自家親友過多，可不必荐至渠處，即使延聘亦無專席事件也。大抵此事亦有前緣，想閣下於軍署緣分較深，能得蟬聯爲妙，至侯署之席，聊以消閒，亦不妨兩存之耳。台旆總以不能遠遊，致成仄逕，不然宦途亦盡可展步，半席之地又何足言哉，每與臧郃、蔭士諸君子言及，不能不爲慨惜也。弟所任過重，力不能勝，勉竭輟庸，實與國計民生無所裨益，精神思慮，均已大遜於前，鬚鬢皓然，有如老叟，倘與閣下驟見，幾疑又是一人。此時艱鉅之投，身被重恩，曷敢言退，要之殷憂正非語言所能殫述耳。六月間，周歷荆、襄等屬，督防江漢隄工。

頃又須折赴長沙，審辦要案。俟訊結後，再到苗疆各處，閱視營伍，不識畫花時節，能否旋至鄂垣，鹿鹿征塵中，惟與蔭士兄共數晨夕，然其爲弟作勞之處，亦幾無片刻消停矣。前遣捷足回閩，附呈伯母大人壽敬，深慙綿薄。彼時弟已出省，故亦未及附書，想經舟兒稟聞，統惟茹鑒。茲有家言之便，手泐數紙，藉陳歉臆，即頌安祺，欲言不盡，愚弟林則徐頓首，丁酉七月下浣。荊江舟次。

伯母大人前請安，世兄並賀。

三、道光十八年閏月五日

敬輿三兄大人閣下：三月初間□由邵武郡備人便帶回（從舍弟處轉送），諒已達覽。比又由吳縣官封，接誦二月末手書，較滙西一路郵筒差少沈滯，藉諗研祺綏適，侍奉康娛，以慰以頌。聞里中麥豐谷賤，是極可慰之事，但祝年年如是耳。弟如前碌碌，惟舟兒南宮謬捷，差慰注垂，現在甲第及點用均未得信，即散館單亦尚未見，緣折差恰有間斷也。舍弟聞又病甚，極爲愁系，茲因英臧敝親家處接媳婦赴邵，弟遣人送往，即將此函帶邵，由邵轉寄到省，附入曼士先生信中，諒即達覽。又有家言一件及蔭士兄一書，統祈轉付是荷。前所示洋漆都承盤，如未寄來似可不寄，倘或已寄，祈將價值一并示知。此外，壽山石或印色盒（略大），或筆筒并望留意代覓，亦不亟亟也。手此順請近安，餘續陳不一，愚弟則徐頓首，閏月五日。

附覆曼士將軍一函即祈轉交。又托桑寄生膏亦領到，謝謝。至見示洋漆都盛盤似恐太華，可毋購寄耳，又及。

四、道光十八年閏四月五日

敬輿三兄大人閣下：自去秋手泐一函之後，輓轡冗絆，復缺候牋，蔭士兄回閩僅托攜帶皮褂一件，亦未及專緘附達，馳歉奚如。前後所奉惠書，自去冬至今年二月共有五封，種種關垂，難以縷述。前承搬指翎管之賜，殊以不稱爲慚，緣遠道頒來，敢不拜領。又小女招贅，復承寄惠多珍，媿謝靡既，至代購圖章五匣、石叟銅文具四盤俱甚精緻，均經領用，惟其價未承見示，曾托蔭士大兄奉詢，另囑舍弟兩人送上，此系奉煩代覓之件，務祈取價轉付，始可爲常，若費神而又費資，使弟何以自處耶？囑切，囑切。閣下軍門館席，儂計已閱半年，遯聞投分殷深，藉可娛親課子，雖家務瑣瑣，未盡寬懷，亦祇可排遣之已耳。蔭士歸後不知有所就否？頃已有一函寄之。弟勞碌無狀，鬢鬚皆已成雪，精力亦不可支，雖不敢求退，恐終有□。曾霽峰二兄處久欲作信，而積緒紛繁，因忙輒阻，甚以爲歉。小米在懷邑，距楚較近，書問常通，曾囑其于家信中代述。茲梅臣表姪又捷南宮，霽翁不特五子登科，且即見五子登甲矣。非常盛事，喜莫大焉，晤時祈爲先述賀忱，容再專致也。弟徐又頓首。

高德彰兄一函并乞轉致。

五、道光二十年八月九日（附手迹）

自聞伯母大人鸞馭上昇之信，久欲泐函奉唁，而意緒既難縷罄，冗碌又無已時，一遷延間便已數月，無任慚歉之至。前接春間兩次手書，賤眷四月杪抵署，復帶到惠函及木箱兩個。所貽種種非割平生之愛，即極搜索之勞。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無一不大費心神。弟固不敢不受，然鄙衷不安之處，難以言宣，即欲泐作謝函，亦無以達其意，但有躑躅耳。六月杪李松來又帶手翰，語長心重，三復滋慚，至持贈之珍，乃更有加無已，三施而無報，愈不知何以爲懷矣。承示館事蟬聯，差爲慰念，每思閣下筆耕奉膳歷數十年，未嘗一日離庭闈，是以伯母大人慈壽康強，將彌九表，今乃祇圓證果，成佛生天，在純孝之懷，方不勝辟踊搶呼之切，而追維平時養志與這番含斂躬親，以視不孝之兩度星奔，正不知賢不肖之相去何等矣。吾兄大人以逾甲之年值居廬之戚，按諸古訓，亦宜以禮節情。聞負土之期定在桂月，計此時正當繭足入山，弟未能以鏡具相隨，莫名愧歉。欲奉生芻之敬，而此間託寄極難，茲輾轉由家鄉覓兌百緡，稍申執紼之悃，令舍姪賁送潭府，乞爲代荐瓣香，輜褻之慚，尚祈原諒，容得便再圖盡敬也。保將軍素昧生平，無由通問，或俟年冬時節再達音函。澹如制府處常有通書，已爲閣下轉陳一切矣。此次秋闈專盼大世兄高捷之喜，以慰事育辛勤，諒必近符鄙祝。三世兄館地頗近，邇來定獲蟬聯，便祈示慰。夷務近日殊形潰爛，然自有鴉片入內地之後，此事即在在意中，譬如人身生瘡即必出膿，體氣旺時膿出則瘡可

以收口，若養癰愈久即爲害愈深，今日之事恨不于二十餘年以前發之，中國之財尚不至如是之匱，然及今而理之，猶不至於內毒攻心，定海雖爲其暫踞，萬不能守也。弟命有磨蝎，此逆夷即是毒蝎類耳。彼之憾於區區者，將欲得而甘心，粵中無隙可乘，故去而之浙，要其意終欲釋憾于粵。昨者添船募勇與之在洋一戰，殲殪頗多，有數船逃出萬山，恐又不免赴閩滋擾，兵戎非得已事，適相值安能以天朝而示弱於外夷。比聞諸國以英逆阻其懋遷，皆欲與之說理，大抵助順去逆人心之公，英命豈能久呼？惟弟心身俱瘁，恐不能再事支撐耳。舟兒伺送內人來粵，未便久擱，定於中秋前北行。彝兒未足觀場，是以不令回去，知念并以附及。抽冗手此寄信，極愧稽遲，敬詢孝履，惟保重不宣。愚弟林則徐手狀，八月九日。舟兒隨叩，恕不另肅。

致商雲札

嘉慶二十年前後

日前暢飲之後，繼以暢譚，大醉歸來，不覺夜爾。數日鹿鹿，尙未走謝，甚歉、甚歉。想動履增豫爲頌。茲懇者，貴省所制黎峒丸，極爲神效，尊處諒必有之。緣覃谿先生現患足疾，亟需此物，用敢爲乞醯之請。尙祈多惠數丸以便轉致，亦一無量功德也。專此即請商云大兄大人日安

容晤謝，不具。愚弟林則徐頓首。

二兄并候。

致蓼懷札

道光元年十月二十七日（附手迹）

蓼懷六兄大人閣下，別後雜緒萬千，久欲泐緘而疾恙牽纏，因循累月，重以手書遠貽，注飾備至，卒卒未報，且歉且慚。比想動定綏宜，當如心祝。蓼閣代交之款，諒已就清，但未審秦邑新令尹到省之後一切有無定議。和觀察、余太守兩處，弟自有書諄致，惟人去則言愈輕，不知究能設法否？杭城忽有星使，想在省諸公未暇代謀及此。仲田廉使近日復見過否？書院事諒不致子虛，念念。弟歸途因河水淺阻，閱日殊久，幸捷足迎到。知嚴親疾已漸愈，稍稍寬懷。而賤體旋沾痢疾，多日未瘥；內人舟中生女病亦不支；眷屬中大半患瘡，累不可言。抵家後嚴親雖已勿藥，而精神迥不如前。弟曠養十年，此時稍補晨昏，尚未忍作出山計，惟家居比京官尤爲不易，奈何、奈何。世兄往來常晤，知譚第均綏，現又移寓西門之余巷，亦甚相宜，惟一枝之借，尚無定所。邵子蓮太守未經來省，前席即否仍不可知。弟晤馮笏軒兄，力請位置一所，已承慨允。但渠事累亦多，

每每延緩，尊處致書時提及并可一催。又世兄言及雲樹觀察處屢謁未晤，弟與雲樹甫有一面，殊難爲言，似世兄往謁當別有書函以爲藉手，惟閣下圖之。浙中近事有惠函時尚望示知一二。惟尊書切勿作楷，庶不甚費事，至囑、至囑。茲有竹報一緘附上，即祈案收。作答稽遲，并希鑒恕，順頌台安，不具。愚弟則徐頓首，小春廿七日。

致郭尙先（蘭石）札

道光二年三月三日（附手迹）

蘭石老前輩大人閣下：日前奉到手翰并法書四幀，珍荷無似。瀕行忽忽，未及裁謝，茲爲歉念也。比維動定綏適，仰奉慈娛，當如心頌。鷺門想當一行，秋間還朝，幸自依期勿遲爲妙。侍循例報痊，已于月之二日北上，出山小草，不是初心，就中無可奈何之情，不堪爲愛我者縷述也。前歲承假尊章，昨已點交紀綱帶繳，謝謝。杭州黑扇，檢舊篋中僅存兩柄，茲奉上，未知合用否？又單硯箋屏六幀，聊供染翰，并希晒存。舍弟亦有挂屏，欲求大楷，渠雖不善書而向慕墨寶，珍如拱璧，想必有以慰其飢渴也。即請安祺，不一。侍則徐頓首。

重三夜小舟泊竹崎，停棹書此，顛簸不復成字。

再，昨來函見教殷殷，自非關愛深切，曷肯爲此言，佩服感銘，莫可殫述。侍本輕陋，安敢凌人。或晉接語言有未檢束處，惟當慎之又慎，以副忠告之情。此後見惠德音，尤望時加鍼砭爲感。附此志謝，又泐。

致周公眉札

道光五年七月二十九日（附手迹）

吳舫連朝之聚，胸境廓然，然不免雜以酬應。金閨門外，匆匆一別，竟如撒手搏沙。弟於爾日移擢胥門，向西即解維而去，溯洄之念，想同之也。伏計二兄大人小住金陵，公勤增著。昨藕庚寄示海運折稿，簡要不煩，自係出諸鴻筆，佩羨、佩羨。此時旆從在淮、在鎮、抑或在蘇，未得確音爲念。津沽之行果可脫身否？最所懸切者此也。然額漕全徵，籌運愈亟，清水斷不能蓄高於黃，故有黃流改道之奏。此事弟未習地形，亦不敢妄議，不審尊意謂爲何如也。賤體自二十左右嘔逆全止，飲食漸進，現雖間日仍發一瘡，而勢甚輕微，惟面目手足尙屬虛浮，畏風如虎，房門之外不敢舉步，夜間亦多不成寐，此陰虧故耳。日服補藥一劑，精神總不見振作，或者未甚得法，竊擬數日後如可勉行，竟於蘇揚一帶訪良醫診視，加意培補。蓋南段十三分均已完工，中段

亦蒙改委倉蓮因催辦，弟可無事也。如上洋之議已定，自不厭弟隨同畫諾。倘尙待熟籌，則孱軀瘦頷難支，惟乞格外恕之耳。頃有蘇信之便，草草泐此報慰，言不盡意，伏惟鑒之，敬請公眉二兄大人行安。愚弟制林則徐頓首，七月廿九日蔣垣泐。

再，昨聞言路有以弟之赴工爲摺料者，不識果否？然本意中之事，待弟言歸而始發矢，未免稍落後着耳。弟在籍、在浦所向大府口陳筆述者，心迹似未嘗不明，必欲以之建言，則亦聽之而已。聞有留中之說，不識果否？便中尙乞探示，并詢明其人爲禱，幸勿宣露，感感，心叩，即丙。

致心齋札三通

一、道光七年二月

跽伏里門，藉承棠蔭，清聲勤績，在在欽儀。日前躡屨登程，枉驂話別，每懷叔度，時切溯洄。頃艤棹建溪，辱荷瑤華先賚，并將家言附到，感刻奚如。欣諭老父台大人鶚荐榮膺，鴻猷彌著，竚沐丹屏之記注，即占赤緊之超遷，傾耳吉音，莫名慶慰，弟舟行叨庇平順，於廿七日已抵建州，大抵五六日內可到南浦。茲有家言一件附寄台端，敢祈發交舍甥轉述家下，曷勝感荷，尊謙謹以奉璧。嗣後惠書，幸祈勿用大銜，以省往返寄繳，至禱至囑。舟次覆賀榮喜，順候升安，

無任馳切。

心齋老父台大人館丈，館治愚弟林則徐頓首，二月廿七日夜建郡舟次。

二、道光七年四月二日

前於建溪舟次泐覆一函，奉賀榮喜，計已早達簽曹。比維老父台大人政祉凝和，升祺增鬱，自如臆頌。弟沿途叨甚平順，已於四月二日行抵清江，擬於次日過河，膏車就道。此時河工正極棘手，重運糧艘倒塘灌放，即使頭二進可以搶過，而江廣各幫恐亦無法可施也。現抄有折稿及所奉諭旨二道，計閩省隔遠，得信頗難，特用清河郵封寄上，如各大憲處均未得有此地之信，即祈於閱後轉呈一看。弟途中別無書記，不及分致專函也，并望代述此情是幸。至各稿閱畢更乞交付舍甥，轉付舍下，俾獲共知爲感。賀藕更先生於三月望間甫由吳門北上，聞有面求改近之意，未知能邀恩允否？其眷屬尚僑寓蘇城，知念并以附及。專此手布，藉候升安。諸位公祖父台晤中統乞代候不一。心齋老父台大人閣下：治館愚弟林則徐頓首，四月二日清河舟次。

查得服鴉片膏被毒暴死者，用活鯽魚一尾、清水一碗，搗如泥爛，灌入口中，即能直入肺腑收毒，有一日夜之久便可復生。曾有人氣絕三日用此法救甦，係經驗極妙之方，謹以奉聞。

三、道光七年

日前走答，未晤爲歉。辰維老父台大人興居萃祉，定協頌懷。啓者，昨聞明歲貴署西席尙在需人。茲有本邑茂才翁祖烈，係弟之親外甥，素頗力學敦品，并聞其在越山書院肄業，疊蒙訓誨栽培，深爲感泐。此席如可勝任，敢望推情招致，俾得常廁門墻，則不獨寒士藉潤硯田，而教學亦資相長，化雨春風之被，更爲欣感無涯，固不敢較量館穀之豐嗇也。可否之處尙乞尊裁。泐此奉商，順候升安不一。治館愚弟林則徐頓首。

致陳壽祺（恭甫）札

道光八、九年（附手迹）

連日赴鄉，朝往夕歸，屢欲走謁，未果爲歉。大箸亦未卒讀，留存多日，罪甚、罪甚。頃奉手諭，并駢體文一册，『儒林』、『文苑』二傳稿謹具領到。雨農舍人推尊大雅，幾於五體投地。其書中所述源流得失實能貫串洞達。見得到，道得出。惟其於此事深悉甘苦，故於閣下心悅誠服，愈覺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則徐銜陋之質，靡識津涯，又以俗冗糾紛，心緒蕪雜，尋行數墨尙未卒

業，遑問其他。來諭云云，無任惶汗，謹先遵諭奉繳第二冊，余容另完。其『儒林』、『文苑』傳稿抄錄及半，今將定本留抄，前稿附繳。高君原書亦先奉還。肅此覆請日安，恕不莊備。恭甫老前輩大人閣下，後學制則徐頓首。

致潘會莖（星齋）札二通

一、道光十年六月二十五日

昨夕歸寓讀手書及惠詩，欣感無已。日來酬應全集，冊子尙未及題，再寬數日何如？尊作先奉和，率爾操觚，知不值詩家一捧腹也。早晚當詣候，并欲借觀南田翁梅鶴圖，諒不吾靳耳。此覆，藉頌吟安，附璧台謙不一。世愚弟則徐頓首。

二、道光十年六月二十五日（附手迹）

薊門一夜雨，殘暑散如烟。旅籠出塵外，秋懷生陌邊。懶吟同避債，倦客學參禪。梅鶴圖堪借，憑君締墨緣。（來詩自注近得南翁畫『孤山梅鶴圖』，當許我一觀也。）

星齋二兄以兩窗口占之作見貽，燈下走筆奉酬即政。六月二十五夜，弟林則徐。

前函正在覓寄，適長洲人來，接誦手書，復叨存注，感感。茲有覆功甫兄書，祈轉交并代述鄙悃是荷。冗中恕不它及。徐又頓首。舍甥附候。

致潘曾沂（功甫）札

道光十年六月

徐舊歲徒跣奔歸，久嬰痼疾。嗣聞太世叔大人之訃，身居苦出，觸緒增悲，雖信稟勉申而於閣下不及專致，自承亮鑒。前月詣府，又值調攝之際，不得一晤爲悵。正月間酉生寄書閩中，附有惠問，到時弟已出門。頃始從家言中展轉奉到，承念極感。比來起居奚似？多望珍重爲要。弟此來萬不得已，事與心違，煩郁萬狀，行將解去，曾於酉生書中覩縷及之，想可入覽。頃有長洲使人欲歸，草草泐此，不及備述，惟恕之。順候侍安，不具。

功甫大兄大人閣下：愚弟制則徐頓首。

致易甫札二通

一、道光十一年冬

易甫賢侄青覽：連日遠勞爲歉。昨午回櫂，想已順速即抵金陵，侍奉康綏爲慰。十九日午間有洪羅二君遣俾來儀存問，并致足下一書。因驅旆已回，特送仆寓，稱係房屋之事。囑將來書拆閱便可定見，免其輾轉再商。愚因其言之諄切，遂閱其書。知係上江公所之屋允爲借住，據其所開間數洵極合式，若此信能早三、五日接到，則必改赴金陵無疑。今儀激業已住定，遷移又屬費事，祇可將就居停。而洪別駕、龔明府諸君關切情殷，深爲心感，希即先爲致謝。倘將來有需借住之時，再行信託賢侄向其轉懇可也。茲乘羅君便旋之便，率書數字，述此原由，順候侍祺不一。愚則徐手泐，十九日午刻儀激。

堂上希爲請安。

二、道光十一年？

易甫三侄青覽：五月中浣寄去一函，諒已先入荃照。比維履祉綏宜，公勤彌茂爲念。愚病愈之後，

以天氣過熱，且舟兒亦復抱疾，因而復有耽延。茲定於廿六日必行，斷不再改矣。前承屬於挂屏六幅，茲已寫就，連誰泉藹人及王問山諸昆挂屏、手卷統寄至尊處，祈爲分別轉交。又，昨有解緞匹委員帶到南京安信，係四月十六日所發，到此甚遲，茲以附上，察收可也。另附鄭世兄家信一件，并希代交。匆匆草此，順候升祺，余不備及。愚則徐頓首。

蘇州所買物件交委員帶來，已收到矣，知念并及。

致張祥河（詩舲）札

道光十年八月二十日（附手迹）

詩舲先生大人閣下：昨來京邸，重結墨緣，文譙招邀，古歡吟賞，佳章名筆，不靳瀆求。別後每一馳思，獨於麓境中遇之。比以書成戎略，榮晉華銜，由清郎以陟清卿，固旦夕閑事也。金甌延爽，道履攸宜，伏惟珍衛萬福。弟驅車宛洛，買棹襄樊，於中秋後五日到鄂受事，辰下簿書叢委，觸乎茫如，正似新婦入厨，蒙童就塾，非曰能之，學焉而已。各屬被水之處，已散給撫恤，輿情均甚安恬。惟當估計堤工，早期興築，庶使農田涸復，可事耕鋤。知係蕙懷，尚冀加之指示爲幸。茲乘摺便，手此泐謝，即請台安，統惟鑒照，不盡欲言。愚弟林則徐頓首。

諸知好未及遍致，祈先爲道悃，容再專候，又泐。

致何其偉（書田）札

道光十四年七月十七日

頃閱脉案、藥方，稍紓馳念。弟思此症，全由急火上炎，暑熱遂乘之而入。昨雨不成，頗有嘆氣，須擇清涼之地，乃可靜攝心神。仍望閣下同菜臧親家移榻偕至清德堂將息數日，以期速就全痊。並懇台旌略緩登舟，俟其離床健飯時，弟與吾兄始皆可釋懸繫。幸勿亟理歸橈，至囑、至囑。飲食可進何物，亦乞籌之。本日弟值家忌，未能出門，手此代面，順候安祺，不具。

書田先生閣下：弟徐頓首，十七日。

致劉建韶（聞石）札九通

一、道光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聞石十二兄先生閣下：別後倏已半年，以冗碌未及作書爲歉。頃由儀徵羅令處送到九月朔日所寄手書，藉悉榮旌到陝以來，履候清嘉，公勤不懋，文學吏事，衆望交推，此時諒已榮署地方。式敷新政，補缺不爭遲早，但期得西同鳳一席爲宜也。關中最高爲安靜之區，不解近日何以大起波瀾，至有駭人聽睹者？總之，義利和同之辨，實爲主身行己之防，各有私意，則其害公也必矣。敦甫尙書本大君子，暫時權節，諒必不肯作意矜奇。富海帆中丞素以寬厚和平著望者，于彼處坐鎮，雅俗自甚相宜，但其入關須及來春，若再進京一行，則到任更需時日耳。弟七月間復權總制，九月間移駐袁浦，一以督防秋汛，一以催償回空，截至此時軍船已經全渡矣。惟尙有特交要案，仍須駐浦審辦約俟冬至前後始得旋返金陵。此次奏請陛見，已蒙批准，一俟交卸督篆，即當北行，計九九寒天正在雙輪仆仆間耳。賤眷現寓金陵，緣吳門照料不便也。舟兒留在省署，弟出門後，一切事務不能不令其料理，未免荒功，且俟來春再令專心舉業耳。伊有一稟，係前月繕就擬寄者，因未得便，遂遲遲至今。茲揚州劉太守新擢陝中糧道，由此赴任，用特抽冗手泐此函，連舟兒之

稟一併寄去，并將閣下學行與劉觀察備細言之。觀察（係弟已卯荐卷。）明英精能，諒必推誠相待。此後關中信便自當隨時說項，勿繫雅懷。藉候升安，敬壁謙銜不一。年愚弟徐頓首，小春廿八夜。

二、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附手迹）

九月末又有一函，附新任梁廉訪書中轉致，未審已登青照否？茲弟奉命入覲，勿促戒行，十月廿五日渡黃而北，適接本月初十日所惠手書，藉悉政履綏嘉，慰如心頌。惟先有一函，由署臬台處見寄，則尙未奉到也。承詢查拏鴉片一事，弟在楚所獲烟土、烟膏已奏者一萬二千餘兩，未奏者亦有此數，收槍已數千桿，尙在查繳。其方先配各料均已驗。近日又有人配一方，既食之後，聞烟便臭，吸之便嘔，似覺更靈，今一併錄寄清覽，以備采擇。又錄奏稿、示稿奉政。至白梅一方，弟向亦聞之，關中雖無此物，可作信回閩寄來也。弟又聞楊桃花最好，一食之後，不能再吸鴉片，不知確否？此花閩、粵亦有，但恐難寄耳。己、庚連科已定，尊意欲免闈差，第恐大府以掄才爲重，兩科總須居一也。途次率復，諸不備悉，順頌升祺，敬完，謙東不既。弟則徐手頓首，十月廿五夜新鄉。

三、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聞石年十二兄先生閣下：此次遠臨見顧，使頻年積悃，得以暢敘昕朝。萬里勞人，何幸一親舊雨。惟過叨盛愛，種擾云情，盛歉之忱，倍難言喻。十八早親詣會館，而台衆已行，深以望塵莫及爲悵。茲稔榮旋以後，動定增綏，足如臆頌。弟日來頗添酬應，委書之挂屏、綾幅，再容旬日奉繳。賤累已於望間過汴，諒月底可抵此間。弟昨經呈請病假，擬俟眷口安頓停妥，再籌西去，請勿塵懷。近事殊多反復，已由舟兒覲縷啓聞，恕不復敘。要之山中不至久滯，轉移亦復有機，大雅之稱，諒亦非空言徒托也。茲乘差便，手泐數行，草草布臆，切勿轉煩作答。藉頌升祉，暨潭署同福，不一。年愚弟林則徐頓首，廿五日。

四、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

聞石十二兄先生閣下：昨誦手答，辱承注飾有加，仰挹馥光，倍增慚慙。前者舟兒奉到錄賜近詩，弟亦得一一諷吟，備見性情之肫結，意境之恬愉。擬爲寫數章於屬書挂屏之上，而日來紙幘、便面堆積几案，腕下尙未能稍稍清厘，日內容當爲之也。節間盛賜過多，竊以米炭二物由市肆開帖者可以歸還，故敢附繳，嗣仍擲下，拜領滋慚，謹再志謝。榮移知己出詳，聞省中省外無不以爲公允，足見公道之在人心，且各大府屢稱閣下治孝義一如韓城，絕不似他人計較趨避，尤足見好

官樂得爲好官，彼營營逐逐而終無得者，其亦知所反求耶？命作大稿序，現尙未暇屬草，或帶至途中爲之，未知可否？省垣一帶大得甘霖，想棠部亦復如是。路上難行，弟行期尙未遽定，知念并述，手此覆謝，即賀榮喜不具。年愚弟則徐頓首，二十日。

五、道光二十二年六月

日前紀綱送一方桌來，昨又送一炕几來，細玩其制，皆極精妙，旅館旣資適用，長途又便取携。此中有文人之筆焉，或消納，或串插，或使之粉碎而成囫圇，皆一心之妙用爲之，非篇家誰能作此，惟是倖班施巧，出拙人轉享其成。詢之紀綱不肯言其貲值，是棟材益增惶愧，豈竹素可罄感銘耶？此次差來，復拜食用諸種之惠，廩人、庖人之繼，於囊、於橐之將，賜者有加，受者滋惡，而又不敢以辭讓自外，惟囑此後萬勿更費清心，禱切、禱切。側聞日坐堂皇，勤民課士，不停金矢，無間丹鉛，善政善教，一身兼之，能不衢歌巷舞耶！弟連日欲了書債，而所出不抵所入，窃笑此事與理財大相反也。日來稍染時氣，寒熱間作，頗近於瘡，筆墨之事祇得暫輟。尊處續付楹聯三事，先已寫就，書之惡劣，姑置勿論。內有一聯作『學有經法』云云十六字，據舟兒云，前在潼關所囑楹聯已寫此語矣。蓋此十六字甚不易副，弟不敢輕以贈人，惟先生足以當之，故不覺其重疊耳。然一室之中同是此人之字，又同此聯句，未免貽誚重台。今此一聯雖亦一同寄上，却未落款，敢祈查明與前聯果否重複，其款應如何酌移之處，惟候回示再定耳。又小挂屏四

幀、白綾斗方一幀，藉使統繳。楷書久已不作，尤覺丑態百出也。見之得毋噴飯否？使旋草草泐謝，即頌升安不一。

聞石先生年十二兄閣下，年愚弟則徐頓首。

暑中勿勞惠答，倘以後賜書祈用行草，萬勿作楷，又囑。

六、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附手迹）

聞石年十二兄先生閣下：省中拜送前栓之際，弟本定於月內首涂，即同人雅意慰留，亦不過遲至月朔，鄙意斷不再改矣。距知廿六以後，甚雨連綿，咸陽停渡多日，至初六始克成行，迨過乾州，又值滂沱大作，阻水兩日。數奇之人，五角六張，固應有之，不足爲異也。惟南中又有鎮江失守之信，令人滋切憤憂，不知續報何似耳。閣下於舊部作幾日住，想持鞞攀臥者以踵相接，捐輸約數，諒亦易定，雖不敢決爲贏於它邑，而其必非強致，則可忖度而知之矣。此時台旆當已回省，復有何等局面，念念。弟十一日離乾州，十四日入甘省界，若此後不復遇雨則可按站以抵蘭垣。在彼亦不過小停一天，仍即西邁，期於途中不至甚寒，究亦未知能否也？舟兒昨已遣令先回，因寓中照料乏人，伊斷不能隨行多站耳。知承注念，於旅次草草數行，乘便寄慰，愈行愈遠，勿煩惠答，即頌升安不具。年愚弟林則徐頓首，十四夜涇州旅次。